



鱼 篓

黄孝纪

旧时故乡的男孩，似乎天生就有捉泥鳅摸鱼虾的爱好，很多人直到中老年依然乐此不疲。基于此，各种渔具也是形形色色，这之中，鱼篓就十分寻常。

鱼篓是用来装泥鳅鱼虾的容器，当然也装其它可以用来做成菜肴的水生物，诸如黄鳝、团鱼、螃蟹、蚌壳、田螺、青蛙、泥蛙等。其状扁圆，底平腹鼓，上身收缩成颈，颈口复又渐大，能搁一只大碗。鱼篓以蔑片交叉斜织而成，周身密布网眼，多数无盖。用时，在篓颈绑一根棕绳，既可系在腰间，也能提着。

在我小时候，村庄的水源丰富，山林间，田土间，很多或大或小的泉眼，咕咕流淌不息。大大小小的溪圳纵横交错，遍布村庄的周边。真可谓是江满水清，水田漠漠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各种水生物自然十分繁盛。野鱼的种类尤其多，比如我们土话叫做饭珊古的，比饭粒还小，似乎永远长不大，像一根银针，往往成群结队无数条；燕带古，长得像小指，如同微缩板的草鱼；麻拐鱼，头大嘴大鳍大尾小，黄褐色，像粗短的中指；阿片，则像指甲般的扁而薄，带一个细小的尾巴，披着紫色的微小鳞片，斛干了水，就只能侧倒着游动，极易死；老婢刮，拇指大，浑身是粗糙的紫黑色鳞片，有着很好看的花纹，这种鱼水田里特多，没人捉，没人吃；还有一种大嘴巴鱼，身子像二指宽的白条鱼，头背部呈淡紫色，最爱在浅滩冲上冲下，性子特急，只要在它前部砸一块石头，或打一棍子，它就晕翻了……

村人平素在水田里捉的，主要是泥鳅、黄鳝、鲫鱼、鲤鱼、白条。那时村庄的鱼塘很多，干塘的时候，涨洪水的日子，总会有很多鱼跑出来，因此在田野里也经常能捉到草鱼和鲢鱼，甚至大

头鳊鱼。小孩子捉鱼虾泥鳅，多是提一个小木桶或脸盆，大人则常在腰间挂一只鱼篓。

一年四季，总有三三两两远道而来的煤矿工人，在村前的江边钓鱼。他们坐在树下，将鱼篓浸泡水中，露出上面一截，绑鱼篓的绳子挂在小灌木枝条上。钓到了鱼，取下来，放入篓中。这样，当他们下午回去的时候，很多鱼还是活的。那时我还小，也经常与同伴跑去围观，有时看到他们能从江面上牵扯出一只圆扁扁的大团鱼上来。

夏秋间，江面不时有围鱼的村人。他们都是成年人，将几张撒网连起来，人与网一字型排开在江的横断面。他们自下游而上，拖着渔网走，身子泡在水里，只露出一个个湿漉漉的头。两旁江岸跟着很多大人和孩子，给他们抱衣裤，捉鱼篓。他们不时从网底摸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，走到岸边，扔上来，人群顿时发出一阵欢呼。

抓泥蛙青蛙也是很多成年人爱干的事。水田里栽上水稻之后，蛙也多了起来，日日夜夜哇哇叫声一片。蛙肉味美，村人无不爱吃。尤其是蛙肉炒辣椒，更是口味绝佳。抓蛙都是在晚上进行，手拿一只手电，腰挂一只鱼篓，鱼篓的口子上做一个稻草塞子。据说，灯光照着泥蛙和青蛙，它们便蹲在田埂上不动，伸手一扑，或用棍又一按，就能轻易抓住。抓住的大蛙，咔嚓咔嚓折断两条长腿，塞进篓里，再也跳不起来了。到了第二天清早，村里的水圳边，井边，很多人拿了菜刀，从鱼篓里抓出一只只眼鼓鼓的青蛙来，按在石板上切头剥皮去内脏。乌黑的泥蛙，则左手捏紧其腰腹部，尽量往上推挤，使其鼓胀，右掌猛然用力拍打蛙嘴，白色的胃囊连同残剩

猫 枕 头

春江水

开妻弟,紧走几步,用她那暴满青筋的手抱起了小外孙女,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像绽放的菊花,荡起舒心的微笑。

她喃喃地对小外孙女说:“外婆给你带猫枕头来了,你枕着它睡觉不害怕。”随后岳母小心地打开一个小布包,里面是一个猫枕头,一双猫鞋,一条小绒毯和几尺花布。岳母说:“绒毯和花布是你哥和你姐给孩子买的,猫鞋和枕头是我请村里的乔婶给孩子做的。乔婶是村里有名的绣花巧手,为此,我为乔婶纳了五双鞋底。”岳母脸上露出满意而高兴的神采,一边说一边把猫枕头拿给我看。我接过枕头只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,就随手把它放在了一边,心想:这些东西太土气了,岳母还拿它当宝贝似的。我转身从衣柜里抱出了一大堆女儿满月时父亲母亲、姐姐弟弟等从深圳捎回的那些色彩鲜艳,成盒成套的小衣服小毯子,琳琅满目地摆在床上给岳母滔滔不绝地介绍着。我发现,岳母在听我说话时,完全没了我看猫枕头的神情。她沉默、沮丧地坐在床边,目光里透出一丝不安和伤感。我的心里震颤了一下,但却像闪电似的转瞬即逝。我完全沉浸一种初为人父的幸福之中,没有理解岳母的心,没有意识到这小小的猫枕头寄寓着人世间最真最诚最深最纯的无

的食物立时吐出嘴外,然后划开空瘪下去的腹部,扯出肠胆。即使如此,那些白惨惨的青蛙、开膛破肚的泥蛙,依然没有死透,腿脚不住地痉挛,看起来很是残忍。

当然,村庄里的鱼篓最集中呈现,要么是江里涨洪水,要么是癩江。

涨洪水的日子,大雨哗哗而下,却阻挡不了捕捞者的脚步。很多人头戴斗篷,身披蓑衣或薄膜雨衣,赤着双脚,挂着鱼篓,提着长篙捞网,在洪流汹涌的江岸边,一网一网地压下去,拖上来。从早到晚,不亦乐乎。

癩江则往往是几个好事者,在半夜里挑了谷箩一两担,烧焦后敲成粉末的茶枯倾倒在江流的上游。天微微亮,江岸已有人背着竹篙捞网奔来跑去。一传十,十传百,不一阵,沿江两岸的村庄都沸腾了,老老少少的人,大大小小的网,朝江边蜂拥而来。这一天,捞鱼成了村人的主要活动,每只鱼篓都收获颇丰,家家户户的菜碗无不散发鱼肉的香气。

往后,随着农药的广泛使用,水田里经常看到死亡发臭的泥鳅黄鳝,癩江的事情也越来越频繁,鱼类遭到毁灭性的残杀。

再后来,手摇发电打鱼机的出现,水田、溪圳、江流,无不被一遍遍地梳理过。村里有几个人专门以此为业,村人要吃泥鳅黄鳝到他们那里买,剩余的挑到圩场上去卖。他们的足迹也越来越远,远到方圆数十里的村庄。他们鱼篓里的收获,也由多而少,最终无人再干。

与此同时,村庄的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,茂密的森林没有了,泉眼消失了,江流溪圳干涸了,丰沛的水资源再也没有了,很多水田都成了旱地。

那些鱼篓,自然也成了无用的东西,被弃置一隅,蒙尘,朽烂……

私真爱啊!

几年后,岳母心脏病发作去世了,我感到精神的支柱像坍塌了似的,无依无靠,精神恍惚,就极力寻找岳母留给我的东西。当找到那只当时在我心中并没留下什么印象的猫枕头时,我紧紧地抱着它,眼前浮现出岳母当年的情景:白天,顶着酷暑,打着赤脚,忙着晾晒稻谷,在日晒火烤蒸笼似的厨房里为割稻打谷的人做饭;晚上,佝偻着累弯的身躯,在油灯下为乔婶纳鞋底。这些情景碰撞着我的心灵,隐隐作痛。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岳母呢?在回忆的浪花撞击中,我似乎明白了,这就是世界上任何金钱都买不到,什么贵重的物品都替代不了的岳母的爱,而我却没有很好地珍惜它。这使我在精神的炼狱里经受了何等的悔恨和自责啊!直到这时,我才深深地感受和理解了岳母的伟大,她不仅仅是对儿女无私的奉献,而且以博大的胸襟宽容女婿对她的怠慢。今天,我又触摸到这只给我心灵留下烙印的猫枕头,看着它,我不禁发自肺腑地向天下所有沐浴在岳母深情厚意中的女婿们说:岳母也是妈,作为女婿,要理解岳母,要珍惜岳母给予我们的一切……

父亲的扁担

王志武

多年以来，父亲的扁担一直晃悠在我的眼前，久久挥之不去。

那是大学时期的一个暑假，父亲在邻近村子帮人装窑，由于包工，主人不管中饭，母亲叫我给父亲送饭。时值中午时分，万里无云、烈日当空，炽热的骄阳烈火般炙烤着大地，路旁的小草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，金蝉在绿荫的桑树上鸣着沉闷的曲子，几只大黄狗一个劲儿地舔着舌头在阴凉处懒洋洋地趴着，就连家门口平时欢快的小溪那“咚咚”的声响也变得喑哑起来。

当我快到父亲工地的时候，远远地就看见一个光着上身、在高窑与平地的架梯上慢慢摇晃的背影，一根厚厚的扁担深深地嵌进他那已起老茧的肩膀，扁担的两端是数十个又笨又沉的砖坯。他的扁担轻轻地晃悠着，他的步子吃力地腾挪着，脊背上的汗水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……

父亲见我过来，大老远地呼喊着我的乳名。循声打量，我才确认那个汗流浹背的身影竟是父亲。我叫父亲赶紧下来吃饭，父亲竟从架梯上小跑下来，显得那般开心。我这才看清父亲那瘦削的脸庞蒙着黑黑的煤灰，额头和眉宇间冒着大颗大颗的汗珠，被汗水浸湿的双鬓在阳光的照耀下已丝丝发白。当父亲用手接过我捧过去的饭菜时，我更清晰发现父亲的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，是那般千沟万壑，像故乡的黄土地上纵横交错的坑坑洼洼。我不忍久视、强抑着泪水，叫父亲趁热赶快吃。父亲“嗯”了几声，很快地扒完了饭，嘴一抹、汗巾一擦，又拿起他那汗涔涔的扁担奔向窑台。我劝父亲歇歇再干，父亲执意不肯。

“崽啊，快回去吧，别让这大太阳晒傻了脑瓜子，放假不久后又得开学了，爸想多赚点，上学要钱花，不能太苦了你了。”

“爸，你就歇会儿吧，上学时我可以勤工俭学啊。”

“那不成！爸累点没事，只要你安心学习长本事，将来彻底脱了爸的扁担，爸就高兴了。”

父亲一席温暖的话语深深地砸在我的心坎上，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热泪夺眶而出、湿成一片。我怕父亲担心，赶紧用手努力地拭去，连忙与父亲话别，背过头往回走。就在快要淡出工地视线的一刹那，我忍不住再次回头张望，只见父亲担着砖坯吃力地迈向窑台高处，在烈日下一上一下起伏地晃悠着，耳际间似乎传来“吱呀”的声响。父亲一小步一小步地在狭长的架梯上艰难地挪动着。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，模糊了曾经不谙世事的视线。此时我才真切地明白，这么多年的学费、这么多年的养育、这么多年的家庭负担，全由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用他那沉甸甸的扁担艰难地挑起来的……

如今，我走向社会，有了体面的工作，家境逐渐富裕起来，父亲却渐渐地衰老了。我多次劝父亲把那扁担扔了，父亲每次都默不作声，只是欣慰地笑了笑，常常把他的扁担擦了一遍又一遍。我知道，父亲此生与扁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扁担在他心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，因为：父亲的扁担，曾挑起了粮食、井水，挑起了每个日出日落；父亲的扁担，曾挑起了艰难的生活和那段不曾远去的悠悠岁月；父亲的扁担，曾挑起了我、挑起了母亲，挑起了一个幸福的家！